雷文定

南雷文定卷三

遼陽靳治荊較訂

荅錢牧齋先生流變三叠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叠所謂進動算位一横二竪一竪二横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横板爲九道五道及竪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横竪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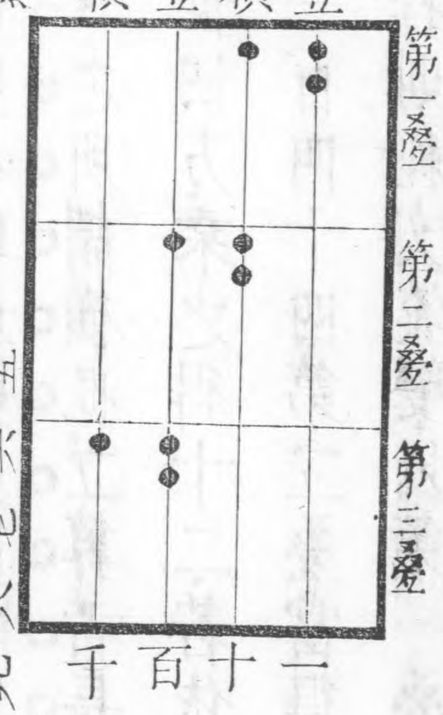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叠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叠算位即是一横二竪已成過去第

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叠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叠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于二百故無增減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邑青上珠邑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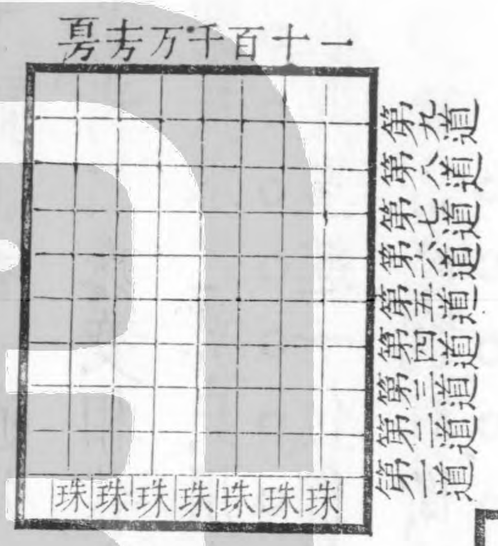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廻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叠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叠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叠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叠爲準第二叠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叠變十爲百變百

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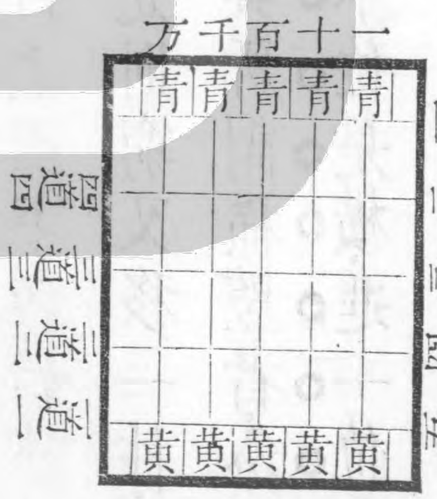
流變三叠圖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家諱無與金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即爲宮之律也黃鍾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鍾故用正

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六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

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寸其實一也太族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已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太族八寸爲商洗姑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

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

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鍾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鍾乃爲當耳

問應鍾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鍾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脉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强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

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壅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壅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壅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壅舅姑兆次今欲遷壅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壅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浚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

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浚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辭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塋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

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從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詹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五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

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巳酉朔十月爲巳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仲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圜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强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强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爲圜周二尺七寸有奇圜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

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參
毫五毫五毫五

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餘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嗢噱會元附註以丘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眞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尚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

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三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

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

同也黃石叟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叟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叟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叟所

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議彈而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曆數眞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尚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

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鍾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鍾林鍾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鍾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鍾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鍾爲林鍾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

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即邨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乎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

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畫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必勞而術拙矣烏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

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斗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當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巳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强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

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

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卷四

遼陽靳治荊較訂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欵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葢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綳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

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告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即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

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食有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亂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第有日食曆明之俟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强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强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

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入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一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

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滅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

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

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 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入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芨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援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芨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二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

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

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

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碍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葢祔者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碍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于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即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即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夫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即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刱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 某 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

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犢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禰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十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縰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

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禪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禪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禪而疑之即如兄言禪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禪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禪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禪哉中月而禪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禪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禪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禪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禪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禪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禪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禪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

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則止于中耦之物下耦則止于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于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全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

物之物當于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已岐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于聖學今以度尺而午畫物通于物當物及物通于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其之理爲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于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

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于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于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于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即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七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安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　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　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其尋　先師之學脉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禦者之生祠也

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

韞輝教諭江振甘燧賈進主事張庠郎中王應奎

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

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

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

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習嘉言名經

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

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

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死節於

金兵入忠義傳淸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

人物在唐書爲甚畧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

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

附見然在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

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

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嵊耶

復秦燈巖書 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蕺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和之說即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門萬戶鑽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眞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

謂不然非先忠端諱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東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菴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畧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

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
淡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
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
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
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
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
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
假因緣或在異日

南雷文定卷五

遼陽靳治荊較訂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
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
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兼援
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叅將改温處移副總兵分守江
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
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

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徹殿廡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棄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裨將王元周至早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温處閩人稱商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雜墳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禀其舊有夷舶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讐撫臣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

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鋸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舶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兼防叅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獨謂不然尚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麄暴之徒君死社稷免冑入賊師者無一人焉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寧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場屋嵬瑣之士而謂之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

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十八日葬西皐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

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宗憲傅錦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皐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郎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歉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姬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叅政分守建昌公駈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葢銓部同官自相叅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墻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圍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筸之兵以待不虞

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浮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衮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違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塡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槲園弟子也（槲園公塡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遵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

中山水思興名刹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叅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汶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畧而誌之旦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攷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燮張元時所酎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瘞鐘不打何況古文尚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儁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儁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儁里以自磬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儁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尚

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
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
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
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管節愼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
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
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
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
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
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賍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
振明之發塋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
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
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
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
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
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
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
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

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于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氷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

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淸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簠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寃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富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

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與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憸滑之術以搆兩相于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紿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謚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獄底蕺山于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于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狥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扞將宮奴市獪時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熱于廟堂黜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刈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徇難先帝尚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譜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

欵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三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歛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

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讐竹亭者又欲竄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桂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

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桂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琯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

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命
舉國若狂南渡爝火專樹饔餐公于其間六月霜雪
大厦將傾猶抽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鬨禦兒鴛水
黑雲壓城蓑城毅鳧耿耿孤誠血碧龍山寃騎箕尾
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
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
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
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
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
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
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
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
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母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

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歙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莊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縶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墻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藉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陛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叅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于文成鈎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叅請皆歸寔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埽洒廳事至于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茲地憶之不覺妻愴公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殁夫人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闃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鳥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晷爲王作蓐御螻蟻自盡

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耻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

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冦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扳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軍值弘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葢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唯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于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客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不得薦舉庶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于太湖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向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

公即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大鞾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王死戰高閹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閹不許出過十

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閣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陛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掎角之巳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墻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颷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

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眞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颺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飀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玄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

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尚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貉睡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瀉瀉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楊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楊則楊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楊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楊之兵力非有加于天下也朱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楊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楊于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

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畧盡濠平城墮蓬顆千里郎治孤懸戸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薗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葢左兵之暴過賊異甚公爲之乞哀于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斧其竹笮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矗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郎兵之名著于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郎公使禦之于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郎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郎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

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于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于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于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于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于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

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于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師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鄖鄖已內附竄處不歸淛河失守遠宦于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豐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別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于楊嗣昌再盛于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劒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雒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翱翔樊城避賊于荆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潤兩京陷沒魁然而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强弱城不

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鄖亡國之際豈緊無人君子所以痛恨于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玄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獻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十九而舉于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之事翻案晉撫耿如杞勤王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逆奄之所欲殺者乃彌縫上所寄之耳目下之于獄尚書韓繼思擇司官五人以讞之公與焉坐總兵張鴻功死晉撫戍上閱爰書大怒悉置讞者于詔獄晉撫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呂刑肄業及之公得復職慮囚湖廣尋出守荆州府鄭奄蠱惠王請以王官行部履畝而稅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官繭絲民弗堪也事遂得寢鎮筭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荆公留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怒曰誰任承天之咎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荆以入承天守荆所以守承天

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俘馘告唐撫乃服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之限不知兵革武備久弛公謂江北雲擾江南豈得晏然增城數版調兵竿軍食用戒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船數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闕地濡禍積土蒙櫓賊既盡其機巧而縱礮焚衝應之者嘗若有餘潛遣守備韓鴻發閭左子弟以資夾擊賊聞夜遁冠平上賜銀幣公雖奉父家居而白首兵間人情所注風波震撼無日無之一對獄吏再連嗣子故浮沉閭里不敢自異晚又自盲租吏債家時見娖搦豈知其爲先朝萬里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爲選體詩寄興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意滿口重至于兵事則心開余之交公在已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猶爲使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于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配范氏贈淑人繼徐氏封淑人遣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啓壻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曄宇泰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麤見首尾者爲之科

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所槩記畧俾余爲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
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
山河破碎宗廟蒿萊鄖陽蕞爾漢水之隈高公蒞止
千里風霾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
羊坮未拙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
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鍾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
○○○